

蓝色雨季

刘 恪

我写小说更多的时候只是一种
感觉，一个画面，一个语言片
断，成为始初的动力，仿佛那
些句子有一种神秘的声音。



先锋长篇小说丛书

蓝色雨季

刘 恪

花城出版社

蓝色雨季

刘 恪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广州市西湖路 51 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25 印张 1 插页 190,000 字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 7-5360-2304-9

I·1985 定价: 10.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予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湘鄂交界处的双调河为背景，展示了河上放排人冒险闯荡、狂放不羁的浪漫生涯。经营木排的田总拐子自小就在双调河上铤而走险，脚踏生死门，留下许多逸闻，也结下无数仇怨。在一次混乱的抢亲事件中，他将一绝色女子抢来与当地的大户人家章丙山成亲，而章丙山未曾过门的女人则成了他的妻子，错配姻缘引发了错综复杂的男女关系，最终，田总拐子被一场血腥劫杀夺去了性命和大笔财物……这件悬案枝蔓庞杂，几十年都无法解开，它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双调河。

本书是青年作家刘恪积多年创作经验而进行的一次极端实验写作。他试图以诗的手法将小说引入另一个叙事层面，文字雕琢华丽，装饰性强，被评论界喻为中国第一部“后巴洛克”小说。

编 者 的 话

本世纪最后十年将是中国当代小说空前繁盛的时期。中国的八十年代末期，八面来风，异彩纷呈，世界文化发展的潮头从大洋彼岸铺天盖地地奔涌而来，在崭新的文化背景和传统的核心文化的冲突之中，最年轻的先锋小说家诞生了。先锋小说（也称为后新潮小说）以其对新进的探索、对常规的反叛以及在叙述、结构上的创造性尝试，给小说赋予新的审美本体意义，将汉语小说推向另一个阶段。这是继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寻根小说、前新潮小说等之后出现的文学奇观。为了展示它的全貌，我们准备分辑陆续出版这套“先锋长篇小说丛书”，收入这一代文学新军的长篇力作，以便读者对先锋小说作透彻的了解和全面立体的观照。

我们期望汉语文学能早日汇入世界文学的滚滚洪流之中，为此我们愿意捐一份绵薄之力。“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句话也许依然适用于当今文坛的状况。历史将证明：我们付出的辛劳和代价都是值得的。

没有影子在行走。命定的河流，
像最后一条河。没有摆渡的人，
他无法划动汹涌的河水。
无法透过水面看见
河流的传说。

.....

〔美〕华莱士·史蒂文斯

六年前一个忧郁的下午，我去了南方。

起因很古怪。那时我坐在鲁迅文学院某室，爬山虎网住窗口，阴郁的阳光伸进来，零散的叶影铺在我的桌上，我感到光与影的迷茫，几乎可以听到文字在它的怀抱里呻吟（我刚写完中篇小说《山鬼》），我预感到远方有一段神秘的故事，或者有一个姑娘在等待我，那是一种心灵深处的召唤。于是，我匆匆忙忙赶上黄昏后的那班火车，至于火车是怎样穿越梦境抵达湘鄂边界的，我早已淡忘为一幅印象派的风景画。时间大约是六月初的某一日。

黑暗是 20 点 64 分笼罩我背后这座城市的，黑暗以后发生的故事，全部碾碎在我南去的铁轨之下。

凤城。

我小心翼翼地接近它的时候，并没有神秘的氛围。一条河绕它而过，河上有紫岚，河沿站着一位女人，很久，阴影推动着她，波纹仿佛流动着她内心的风流往事。我悄悄走过去，便注定踩碎了一个正在发生的故事。谁？她蓦然回首，我省略了对环境的注目，突出她的面容与姿态。我点点头，她表情太干净，没一丝云，无法从眉尖去解释她过去生活的私隐。她在一棵树下走过，面向黑暗，脚尖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探索，女人走过的一切事物，意义便从石阶的两侧悄然流逝。

傍晚，我在临河的窗口眺望。

河沿是一排低矮的竹棚，竹棚上一层是瓦房，小片青瓦擦上去显出一道道沟槽，沟槽又接着砖墙，砖墙上的木格窗幽幽地窥视河流的传说。瓦房再高一层，还是瓦房，乡下叫楼。重重叠叠的小黑瓦像树叶一般细密，在它的腋下，粉墙开始斑驳，大块青砖接缝散弛，苔藓贴着缝隙，间杂着的干打垒的黄泥墙，豁开了口子，有青藤伸出来。

远方，是陌生的山群。

是夜，东家给我一本黄裱纸的线装书，是木刻本，不断句，多有残缺。我心不在焉地翻着，发现有人在中间写了一些注释性的文字：

龙山退向远方，只有双调河从它的肋骨间流过来，浸润一片往事的土地，风流韵事潜伏在河沿的水藻下，思绪亲吻水意的时候，人类便再不可能和事物分开活动。

播散一路绿色种子，记忆便是生命。

现在，我们在河里，便不能同时站在岸沿。阳光和水波一起颤动，它们一起洗涮了人类的罪恶，剩下来的善良与美好却显得微不足道。人，只要繁复不止的时间，河流不管这些，河流只要自己走过的空间。

黄昏，河水从我的身上流过。它从未结构过年代与季节，只留意松散的距离，荡涤三生石上的故事。雨季给予的水质，阐释灵魂的奥秘，但不改变河流的命运，未来早已规定好了它的流向。站在无影的河流，比喻从脚下流逝。

次日，我向东家打听写注释的人，东家说是排拐子晋崽写的，他住在凤尾坪，老单身，品行不好，一生在双调河上出没。早饭后，我离开凤城，顺着双调河寻访，历时两个多月，几死，九月初回到北京。

原拟我在读研究生期间便可把那儿发生的故事写完。却没料到一置搁，三年过去了。直到1992年元宵节，我预感到人生又将面临一次绝境，在万分痛苦和孤独的时候，想起了晋崽，刚好有位南方朋友从长江边来，我又开始回忆起南方的河流。时间是1992年2月18日，正式动笔是2月25日晚21点33分，止于3月27日凌晨2点31分，每星期写作四天，

每天写 3000 字，共 20 天，完成 7 万字，计 175 节。装订好厚厚一叠稿纸，我连重看一遍的勇气都没有了。

现在是 1994 年春节，时间又过去了两年，我刚给一家杂志日夜兼程地完成中篇小说《梦中情人》，想到南方这笔心债，决定把自己封闭起来，改写这部《无影的河流》。

0

1 删除第一节，从第二节开始。

2 那可能是一个标志性年代。某天下午，英娘在阁楼向河滩张望了许多次，终于斜靠着一根杉木柱子，把长长的胳膊晾在黄斑色的竹节扶栏上，独坐久了，有些病态的倦慵，竹板壁也跟着叽叽喳喳地呻吟。那条裸露的左臂宛如出塘的白藕，一任丛林间横斜过来的阳光阅读，纤细的汗毛就似吹过的一层白粉，在起落的臂弯袒露得那么真实，一只飞蚊停在上面，也显得异常明媚，英娘没动，任那蓝色脉管溢出些许殷红，良久，英娘用右手的拇指与小指轻轻地夹着蚊翼拎到阁楼之外，这时铺在崖上和映在吊脚楼上的黄昏正一点一滴地携着色彩浅退慢落，蚊子也顺着黄昏滑下河滩。英娘轻轻吹吹指甲，把右胳膊放在左胳膊之上，交叉为十字，而手腕是娇柔地垂下，脚尖从扶栏之外小心翼翼地抽回，藏在衣裙下的阴影里。

(英娘坐的是把古旧的大师椅，靠背栅栏雕刻得很精致，也许由于年代久远靠栏一圈已磨得光滑发亮，黑漆经不住青春的诱惑噼哩叭啦地剥落，仿佛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躺在竹床上听到自己的骨头和枯竹一同在暗夜里蓦然折断，那惊心动魄的声音炸飞了往日的回忆，不会有任何文字记载这衰老岁月的过程，结局只是无限可能中的一星伤痕，只有英娘懂得这把大师椅的复杂结构。)黄昏是由西向东掠过英娘的脸部，恰到好处地把她的脸从绿色中洗净，如此鲜明地从古旧阁楼中把脸廓凸现出来，眼中弥漫着双调河上许许多多故事。

3 《无影的河流》第一节是背景描述，提供一个时空位置，让英娘出来有个活动舞台。但英娘不是核心人物，背景对她没意义，她拥有了阁楼，于是全部生命的细微末节都写在那间狭小的楼房里。接下来，是小说的主人公田总拐子，他本应该先于英娘在第一节出场，女人总以她独有魅力从次要的位置侵占中心。

我认为这部小说最重要的形象是河流，因而再次把田总拐子押后，故事总在一事物之后出现。

企望变化的岁月，首先裸露的是山水，你走在树下，那依然是陈旧的风景，只要看到了河，季节便出现了。

河流也许是蓝色，它却载不动白帆的虚伪，无边无际的河岸，绿色低垂着，省略雨丝的湿润，废弃某块礁石的典故，阳光书写的寓言，是船尾告别的碎片。

冬季可能改变，河的影子，生命在那片绿色丛中，跌碎阳光赋予的永恒，不要侵扰水的温馨，重新找回波浪的含义，

鸟儿飞去，惊动鱼网背后一片叮当。

河流，河流归去之后，依然是河流的到来。

4 河口吞没黄昏，留下田总拐子的剪影。长蛇般的竹缆在他左右缠绕，“放头”把一组组木头连缀起来，仅一天功夫那木排已铺到一里以外的河滩下游（英娘视线所终是木排间凌花闪闪的灰色光斑，再远处是虚幻的山形与浮泛的夜岚，遥远无期的峡谷便从那里穿过）。田总拐子手中的“放头”还在蠕动，排客们丝毫都不敢放松、推拉、位移、组接、连缀，一二声哗啦水响之后，是一二声嘞冬的木头撞击，接着是沙沙沙的“放头”地捆绑，三两声咳嗽之后，巴巴的赤脚又在另一片水域中，另一块木排上杂乱地运动。于是木排按习惯地散开又按习惯地组合。这是田总拐子的发明，把老森林的木头移到双林坝下河，在河口便三二十根地捆成小木筏，然后连成大排，顺水而下，到凤庙散排祭神。天见亮，一支支小排从大调河过七星滩，至傍晚到凤瓶口驻留一夜，第二天又把各小排连缀成大排，顺流而至凤城再也不散排。

5 黑暗如期而至，星辰也如期而至。

排客们在河滩用脊梁拱起黄昏，竹缆编撰河流历史的各叙事章节，文字散在万事万物的奥秘里，紧绷的弓形脊梁弹开蓝色夜幕，雕塑的脸部简洁明了，从不虚构命运中的玄妙情节，表情被朽蚀的崖石和浪荡的流水熨平，从不琢磨种种飞黄腾达的机遇因而也缺少失望。

痛苦，是他者的梦境。没有语言，水锈尘封的沉默，失

落在礁石的根部，唯有动作，是预言永恒的绝妙暗示。

黑暗悄无声息，漫过阁楼与英娘的肩胛，溢出在纠缠不休的山脉，在远方的山岗上寻找黎明。

黑暗照样悄无声息。

6 ——丙山带几个人“记水”，毛伢子你去“挂灯”，旁的人吃饭，二更歇伙，黑头与阿木巡夜打更。

田总拐子吩咐完，便独自爬上小阁楼。

7 黑暗悄悄地逼近，只有星星在背后闪着欲望的眼，嗡嗡营营的蚊蚋给事物注满毒液，许许多多的风流韵事，还有盗贼与凶杀踩着杂乱无章的脚步，在不知不觉中涌进门楣。田总拐子进屋以后只有窗子是打开的，木格窗是井字形的木条拼合而成，大约是一百个方孔，全用黄裱纸糊上了，推开窗便用一根竹竿支撑木窗，形状是一个倒立的三角形，关窗只要抽掉竹竿，窗叶和窗框便合缝了，然后用一根横木从窗扇下侧一个凸起的铁环扣里插过，然后把横木两头固定在窗框的凹槽里，这时凉风与黑暗都无法越过窗口而抵达床沿。事实上，吊脚楼临河的窗通常是不用关闭的，这样河面水息便常年萦怀在床第木椅之间了。

8 木排沿着河岸循序渐进地展开，桔红的马灯挂在它特殊的位置，一盏二盏三盏地呼应，流水从暗夜里涌来，摆脱岩石间的哀怨徘徊，扑在木头相连的缝隙里发出沙哑的碎声，只有轻风传过来，提醒男人的鼾声。

9 小桌上的酒菜没动。小桌南北相对摆着两把椅，不过是空的，桌沿筷子，靠近酒杯，杯子乳白，碎蓝花，装饰性的，酒盛得很满，四盘菜也拼得很整齐放在大茶盘里，既可以一拼托上来了，吃完后又可一托而走，腊肉是隔年的，和酸菜烩炒，清蒸鲫鱼汤，浸泡酱红的辣萝卜，谷黄色的鸡蛋炒青葱。这些酒菜还蒸着一丝的热气。

筷子也没动，插在两碗之间，一头正好与酒杯相靠。

玻璃灯罩上看不到灯柱，灯柱缩在马口里，金红色的火星上淡淡地围笼蓝色的光环。只有蚊帐是静静地合拢着……

10 现在是《蓝色雨季》的第十节，或许读者早按捺不住了。因为《无影的河流》仅在数百字以后便有了激烈神秘的故事，而这个文本只是静静地等待事物的出现，我的目的，仅仅是保持人们的一种期待心理，例如性的渴望，仇杀的刺激。故事其实早已开始，它在文字的背后展开杀戮，从背景悄悄地潜入前台。原文一千字后便写到了田总拐子与英娘的性，《蓝色雨季》第二节和第九节已经具有非常浓厚的性描写。九节中的缺席实际上是一种更深刻的在场。在场的缺席，或者缺席的在场都不是目的，目的在一切文字的背后。故事开始了，一种真正的故事开始。

11 河滩上，一条黑影鱼跃而至。随着几条黑影。“噗”一声灯灭了，“噗噗”灯全灭了，暗夜一片混乱，有几条黑影扑向阁楼。黑头与阿木分头迎击两个黑影，站在排沿撒尿的排工还没看到恐怖的潮汛便哧地一下被打下河中，接着便是

密集的咚咚嘹嘹的声音，排上木屋竹棚一片骚动，夜开始神经质地抖动。“快，告诉总拐子有劫盗。”阿木鸭子一般扑向阁楼，但被黑影堵住，“不好啦，田总拐，拐头。”

其实阁楼窗户早已洞开，黑影带风如苍蝇盘旋而出，瞬间，恰似秋叶萎地，悄然而带一股热气，他没理睬阁楼旁的几条黑影，而是在河滩上，一如蜻蜓点水，弹跳几下，便携风带电地浇在木排上，“丙山，你去守排尾，黑头，毛伢子上排头，不留活口。杀。”那低沉的声音是从刀锋上吹出来的，接下去是嘹嘹声响，声音削过便有一二声喊叫，或呀或哇的，有几条黑影向总拐头压过来，黑头回手来援，田总拐头跃上木屋顶，几条黑影来不及转身，拐头悄然下落，响声四起，几条黑影身上喷出几柱热血，浇了黑头一身，黑头放心地奔排头，这时木屋周围沉闷的响声连成一片。但这时排尾已经分开，部分木头随水而漂。

12 黑暗，悄然注视着临近的杀机。一动也不动的树影环护着几幢吊脚楼，夜幕无法展开阁楼的真实，檐角的风铃把凶险莫测的疑云收容在喇叭口里，只有娃崽在梦境里讲述着红发绿眼的魔鬼追杀老祖母的故事。

木排打造生命的摇篮，也构筑好了墓穴中的棺材。白色骨头粉碎以后，躯体扎根心灵，眺望河岸消失的风景，绿色繁殖生灵。河谷虚构鸟群的歌声，只要石头不会荒芜，岁月便可以长出无花的果实。

猫头鹰叫了，梯玛的肋条上生长着寓言的幼芽，星辰与黑暗同在，阁楼流放的情欲，注满金色的葫芦，梅雨来到之

前，生命的舟楫少了绿色的传说。

13 黎明，空寂而潮湿。

凤瓶口河湾的吊脚楼都羞羞答答在树叶丛中撑开了门面。英娘站在阁楼上，依然把长长的胳膊晾在黄斑色的竹节扶栏上，右手漫不经心地超过肩胛，小手指把散散的鬓发勾到耳后，右胯稍稍倾斜，右手在返回的途中自然地落在左臂的臂弯，形成一个雪白的 T 字。她顺着河滩张望，河弯是一片人群散尽的空地，只有灰白色的流凌冷冷作响，就像女人随意挥动的乳白色蚕丝手绢，英娘慢慢地梳理河滩的事物：折断的木棍与蔑纤散乱地弃在水边，有几把老式大刀在一些撕破的衣衫上，刀柄上的红绸格外鲜艳，还有一条腿一个耳朵，或几个手指头在衣服周围拼成不规则的图阵。如果要仔细清点河滩上的故事，只有顺石级而下，绕过左侧一个凹地，从几棵杨树中穿过去，先得用视线清理那光洁圆滑的乱石，鹅卵石并不规矩，横横竖竖地有些田螺或龟甲的壳片杂在中间，还有撕坏的渔网盖着河水浸泡已久的草鞋、头巾。最清楚显示在那里的是一具鱼形，头身已断但骨头还连着，最具真实的细部是鱼眼还白厉厉地望着天空，鱼胁之间的肉已全然腐烂，背脊似乎还留着老鹰啄过的痕迹，内脏零零碎碎地散在四周，鱼肠线状地拖出，连着一个黑绿色的胆，或一片肝，鱼鳃早已瘪了，在鱼头的上方与一块碎石粘着，阵风走过，鱼鳃白帆似地扑动几下，鱼翅都分别和主骨架相连，这些零散而很完备的器官很准确地把鱼的轮廓印在沙滩上，而且绝妙地体现从生到死的过程，遗骸的效果是无可挑剔的，那是实

验室里一个最忠实的生物标本。最后你才看到涂在细沙、卵石、木头上黑红的血痂如线如斑，就像黄昏时分老榆树枝叶间筛落的红黄色铜钱，那些零乱的涂抹方式把昨夜惊心动魄的细节都写在石头底下，一切紧张剧烈都熄灭在宁寂的早晨，这时石穴发绿的积水和寨楼岬角上堆积的腐叶，把腥臭部分地吹送过来搅拌着死者的腐烂酸馊气息。

14 英娘并未改变姿势，依然张望河谷。

木排已在昨夜流传，但不知道是顺双调河漂然而下去了凤城，还是溯水而上去了凤庙。眼睛注视久了，有雨雾飒飒而至，她寻找山野一切细部。例如，几片绿叶飘逸而下，和缓地浮在水面，一支飞鸟越过寨楼，几声凄清衔着空落怅惘的情绪翔集在东流的河谷；远处不规则的山岗雕塑着肥白的天空，几缕狰狞的云彩刺眼地披在山峰间的白皮松上，飞鸟与行云把视线衔得迷离模糊，令她记起童年的岁月，渔家只具有水的浪漫。她企盼和排客有一次潇洒的远行，看看山外的流水和流水外的城镇。昨夜，田总拐子告诉她，他放人生最后一次排，要带她到城里风风光光地玩一次，也就是昨日，她看到了一生中最大的木排。到了今日早晨她才明白，昨日已成梦幻，总拐子和木排不翼而飞。她的期待又一次悬置，所有的梦想都在明丽的日色中转瞬即逝，游弋于远方的朝云暮雨。由来已久的孤独空置阁楼，古朴的香炉泛起几缕青烟，一切不可诉说的衷肠弥散在丝丝香烟里，潜伏于竹壁的缝隙和纺绸大襟之中。

15 昨夜 的盗杀，结局无人知晓。

也许只有一个更夫把所有的细节敲碎在更筒里。抑或还有个过客伏在墙根。除了岩石镂刻的铭文，流水把昨晚动人的惨烈带到更遥的城镇与乡村，小小阁楼只保留英娘在扶栏上晾晾雪白而动人的胳膊，或者举手用小指勾勾她浓密乌黑的发丝。

可能散佚的夜贼把这起酿造已久的故事，在另外的河道敷衍成一次更为阴险狡猾的劫杀，让世界恩仇宿怨积累得更加丰厚，更具力量。

抑或平静的夜晚，木排本身就是这次事件的复杂背景，它的真实只记录在每个排客灵魂的深处，而水上浪人的嘴唇仅仅是一个象形的锁环。

16 这样无端而起，无端而结的凶杀在湘鄂边界是常常发生的。我在《无影的河流》中写了许多精彩的武打场面，如田总拐子使用的软兵器，藤鞭。周年四季缠在腰间，遇水而紧，密不漏风，保护腰椎几节骨头而成为人体的一部分，有灾难临头的时候，藤鞭沙沙作响，田总拐子抽身而出，藤鞭绷直，碎石断木，切口和刀削的一般，只要田总拐子灌注真力真气，它像长了眼睛一般直夺对方生命。若是别人拿着藤鞭，捆绑什物都不行，拿着它反而是个麻烦。我在《蓝色雨季》中把那夜劫杀的所有细节都剔除，目的只在突出劫杀这事实，而不在劫杀的精彩过程。是以而成为《蓝色雨季》中的第一宗悬案。

此时，《无影的河流》行文还停留在第八节的叙述。